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左氏博議卷五六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李陽棫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庶吉士臣曹錫齡

謄錄監生臣江軾

左氏博議卷五

宋 呂祖謙 撰

祭仲立厲公 桓十一年註見四卷

祭仲殺雍糾 桓十五年祭仲專鄭伯患之使其婿雍糾殺之雍姬知之謂其母曰父與夫孰親其母曰人盡夫也父一而已胡可比也遂告祭仲仲殺糾公曰謀及婦人宜其死也

高渠彌殺昭公 桓十七年初鄭伯將以高渠彌為卿昭公立懼其殺已也辛卯弒昭公而立公子亹君子謂昭公知所惡矣公子達曰高伯其為戮乎復惡已甚矣

齊人殺子亹 桓十八年齊侯師于首止子亹會之高渠彌相七月

戊戌齊人殺子亹而轘高渠彌祭仲逆鄭子于陳
而立之是行也祭仲知之故稱疾不往人曰祭仲
以智免仲曰信也

楚殺子南

襄二十二年楚觀起有寵於令尹子南未益祿而有馬數
十乘楚人患之王將討焉子南之子棄疾為王御
士王每見之必泣棄疾曰君三泣臣矣敢問誰之
罪也王曰令尹之不能爾所知也國將討焉爾其
居乎對曰父戮子居君焉用之洩命重刑臣亦不
為王遂殺子南於朝轘觀起於四竟子南之臣謂
棄疾請徙子尸於朝曰君臣有禮惟二三子三日
棄疾請尸王許之既葬其徒曰行乎曰吾與殺吾
父行將焉入曰然則臣王乎曰棄父事讎吾弗忍
也遂縊而死

告君子以理告衆人以事所謂衆人者見形而後悟按

迹而後明非遽可理曉也孟子曰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君子於處死生之際固自得於言意之表矣由衆人觀之則天下之可惡者孰有甚於死乎雖申告以義之重然彼不知義果何物口誦心惟淡乎若大羹明水之無味也以無味之言而驅之就其所惡之死吾知其難也曷若告之以事因其素所曉者而入之乎祭仲當宋人之執而不能死必以所惡者莫甚於死也故寧受逐君之名然不數年而有雍糾之謀使仲弗

先知則蹈厲公之機矣向之死以狥國令之死以怙權其榮辱天淵也當是時雖欲復死於宋其可得乎其後當昭公之弒而又不能死亦必以所惡者莫甚於死也故寧縱弒君之賊不數月而有首止之會使仲弗先知則隨渠彌之戮矣向之死以討亂令之死以從逆其榮辱天淵也當是時雖欲復死於昭公其可得乎人之所不可復得者生耳令反思死不可復得則孟子所惡有甚於死之論非矯情也既達者觀其理未達者觀其事

處死之道思過半矣然祭仲之處死猶未足為難也臣之死於君死於國職也乃若雍糾將殺祭仲而謀於其女楚子將殺子南而告於其子為其女為其子者將若之何父也君也夫也鼎立為三綱而世未有能輕重之者也全彼則害此全此則害彼豈非天下之至難處而君子所當先講乎曰是不必講也有是事則有是理無是事則無是理若雍姬棄疾之事君子之所必不遇也伐國不問仁人對孝子而公言將殺其親世之所無也

君子之深愛婉容見者意消雖欲徼詆其親猶忸怩而不能出口矧曰殺之云乎聞君子死親之難矣不聞人敢以殺其親之謀告君子也里閭之相毀訾者過其所厚在席必為之止父子間豈朋友比哉雍糾不以雍姬為可忌而謀之楚子不以棄疾為可憚而告之固可占知二人之為人矣平居暇日誠不足以動人禍已至此告者殺夫不告者殺父左右皆坑谷也果君子則必不至聞此言果聞此言則必非君子兩者烏可並立耶吾

之所憂者不能造君子之域耳未有既為君子而復遇此變者也令緩於為君子而急於講二人之得失不欲消此變而欲當此變抑末矣故曰雍姬棄疾之事非君子所當講也

盜殺伋壽

桓十六年初衛宣公烝於夷姜生急子屬諸右公子為之娶於齊而美公取之生壽及朔屬壽於左公子夷姜縊宣姜與公子朔搆急子公使諸齊使盜待諸莘將殺之壽子告之使行不可曰棄父之命惡用子矣有無父之國則可也及行飲以酒壽子載其旌以先盜殺之急子至曰我之求也此何罪請殺我乎又殺之二公子故怨惠公十一月左公子洩右公子職立公子黔牟惠

公奔齊衛侯放公子黔牟莊六年夏衛侯入放公子黔牟於周放寗跪於秦殺左公子洩右公子職乃即位君子以二公子之立黔牟為不度矣夫能固位者必度於本末而後立衷焉不知其本不謀知本之不枝弗强詩云本枝百世

和氣致祥乖氣致異二氣之相應猶桴鼓也物之祥不如人之祥故國家以聖賢之出為佳祥而景星矞雲神爵甘露之祥次之物之異不如人之異故國家以邪佞之出為大異而彗孛飛流黿孽牛禍之異次之是以王季文王迭出於古公之裔古公亶父王季之父文王之祖武庚禄父實

育於商紂之門武庚禄父紂之後也後與管蔡作亂周公誅之亦各從其類也衛宣公之無道昏縱悖亂腥聞於天乖戾之氣所召者宜其為凶為姦為逆為惡而仮壽二子並生其家然則天理有時而舛乎曰是所以為天理也世皆以人欲滅天理而天理不可滅彼衛公之家三綱壞矣五典隳矣凡生民之常性皆剥喪而無餘矣而二子之賢忽生於至醜至汚之地焉是知上帝之降衷雖在昏縱悖亂之中未嘗不存也二子自幼至長所聞者何語所見者何

事而介然自守習不能移豈得之於人乎是天以二子而彰此理之未嘗亡也嗚呼天理固然矣若宣公之無道天反以賢子孫遺之世亦有乖氣而或致祥者乎曰二子之賢君子之所謂祥而衛國之所謂妖也彼以其邪我以其正彼以其濁我以其清每若鑿枘之不相合自謡朋惡黨視之豈不猶妖孽哉讒譖交作致二子之死又致惠公之逐又致黔牟之放又致左右公子之誅其為變異孰大焉吾是以知天道之不誣乖氣之果致

異也天雖降祥人無以承之則祥而為異使宣公因二子之賢一念悔悟而復於正正宫闈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風驅雷動萬慝皆消固可以移匏葉桑中之詩而為漢廣行露之章矣變災為瑞變乖氣為和氣特反覆手耳此豈宣公之所及哉宣公固不足責以二子之賢受之於天者如此反不能已衛國之亂者何歟曰黍稷種稑之種受於天也如是而植如是而耘如是而穫者人也鹵莽滅裂而坐待倉箱之

盈可乎二子之受於天者大舜之資也其處頑父嚚母之間終至格姦書見尚雖守區區之介死於無名成父母之惡者無他焉所以充養而廣大之者不如舜耳觀二子之生則知天理之不可滅觀二子之死則知天資之不可恃是道也非洞天人之際達性命之原何足以知之哉

魯及齊師戰于奚桓十七年夏及齊師戰于奚疆事也於是齊人侵魯疆疆吏來告公曰疆場之事慎守其一而備其不虞姑盡所備焉事至而戰又何謁焉

邊境非有國者所當憂也民之死生國之安危皆繫於邊境聞其有警焉得而不憂嗚呼是所以不當憂也民之死生國之安危皆繫於邊境聞其有警而始憂之則未有警之前所講者何事耶平居暇日審形勢定規模簡將帥明斥候者為此時也烽舉塵起按吾素定之畫次第而行之何憂之有是故聞警而憂者可以占知其無備也聞警而不憂者可以占知其有備也漢丙吉為相其馭吏見驛騎持赤白囊知虜入雲中代郡遂歸府

白吉曰恐寇所入邊郡長吏有老病不任兵馬者宜可豫視吉善其言召東曹科條其人吉以是得憂邊思職之褒見漢丙吉傳　當是時吉為相久矣邊吏之壯老材否謾不加省見驛騎羽檄之來始科條其人一何晚耶自雲中至長安凡幾里自虜入至聞警凡幾日兩陣相望呼吸勝敗使果有老病不任兵馬者吾恐汰斥之詔未下而覆敗之報已聞矣雖憂亦奚以為善乎魯桓公之言曰疆埸之事謹守其一而備其不虞姑盡所備焉事至而

戰又何謁焉桓公之意以謂為備當在於無事之時苟事之已至汝雖謁之吾雖憂之城戍保障非一日二日所能築也矛戟車徒非一日二日所能繕也餽餉芻茭非一日二日所能儲也亦不過拱手待斃而已桓公之責成疆吏亦嚴矣猶有說焉桓公之責疆吏則是而所任以守疆埸者不知其何人也賢耶其責成固宜不賢耶徒委其責而不問吾懼其階禍也付吴起以西河則魏不知有秦吴起魏文侯時為將擊秦拔五城文侯以起善用兵乃以為西河守以拒秦付

李廣以北平則漢不知有狄漢李廣為右北平太守匈奴號曰飛將軍避之數歲不敢入付羊祜以襄陽則晉不知有吳晉武帝有滅吳之志以羊祜鎮襄祜綏懷遠近甚得江漢之心是數公者固不以邊警煩君父為其君者亦可以委其責而高枕矣人非數公而茍弛其銜轡則掌北門之管者未必不召寇而起釁也僖三十二年註見三十一卷内此又人君之大戒

桓公與文姜如齊桓十八年公與姜氏如齊申繻曰女有家男有室無相瀆也易此必敗公會齊侯於濼遂及文姜如齊齊侯通焉公謫之以告夏四月丙子享公使公子彭生

乘公公薨於車魯人告於齊曰寡君畏君之威不敢寧居來修舊好禮成而不反無所歸咎惡於諸侯請以彭生除之齊人殺彭生

天下同知畏有形之冦而不知畏無形之冦兵革者有形之冦也冦環吾城人之登陴者冒風雨犯雪霜窮晝夜親矢石而不敢辭者豈非一失此城則立為虀粉乎迫大害者固不敢辭小勞欲之冦人甚於兵革禮之衛人甚於城郭而人每不能守禮者特以欲之冦人無形可見故狎而翫之耳殊不知有形之冦其來有方其至

有時猶可禦也至於無形之寇游宴之中有陷穽焉談笑之中有戈矛焉堂奥之中有虎豹焉鄉隣之中有戎狄焉藏於杳然冥然之間而發於卒然忽然之際非聖人以禮為之防則人之類滅久矣國君夫人父母没則使大夫寧於兄弟禮也姑姊妹已嫁而反兄弟弗與同席亦禮也是二禮者人不過以為別嫌明微耳亦未知其為甚急也魯桓公及文姜犯是禮以如齊轉盻而羅拉幹之禍身死異國為天下笑一失於禮而禍遽至此

人其可斯須去禮耶君子視欲如寇視禮如城彼其左右前後伺吾之失守而肆其呑噬者不可勝數稍怠則墮其手矣吾之所以孤立於爭奪陵犯之場得保其生者非天非地非父非母實恃禮以生也無此禮則無此身升降俯仰之煩豈不勝於屠戮戕殺之酷弁冕環佩之拘豈不勝於刀鋸斧鉞之加人徒見君子常處於至勞之地而不知君子常處於至安之地也世俗所以厭其煩而惡其拘者亦未見其害耳城之圍於寇者樓櫓

雖密猶恐其踈隍塹雖險猶恐其平豈其厭樓櫓之密恐隍塹之險哉苟人果能眞見無形之寇則終日百拜猶恐其逸曲禮三千猶恐其簡也况敢厭惡其煩與拘耶

辛伯諫周公黑肩桓十八年周公欲弑莊王而立王子克辛伯告王遂與王殺周公黑肩王子克奔燕初子儀有寵於桓王桓王屬諸侯周公辛伯諫曰並君匹嫡兩政耦國亂之本也周公弗從故及

萬乘之君犯之者未必皆得禍士君子之一言雖千百

載之後稍犯之則其禍立至何其嚴也辛伯之諫周公而謂並后匹嫡兩政耦國纔八字耳總古今亂亡之樞而莫能移焉漢高帝犯之而有人彘之禍戚姬有寵於高帝生趙王如意上以太子仁弱欲廢而立趙王大臣爭之及惠帝即位晨出射趙王少不能蚤起太后使人持酖飲之黎明帝還趙王已死太后遂斬戚夫人手足去眼煇耳飲瘖藥使居廁中命曰人彘居數日乃召帝觀人彘帝見問知其戚夫人乃大哭因病歲餘不能起唐高宗犯之而有武氏之篡唐高宗之為太子也入侍太宗見武氏而悅之太宗崩武氏為尼忌日上詣寺行香見之納之後宮拜為昭儀后及淑妃寵皆衰後廢后及妃為庶人命司空李勣齎綬冊皇后武氏委以政事權與人主侔上欲有所為動為后所制

自是政無大小皆預聞之天下大權悉歸中宮黜陟生殺決於其口天子拱手而已史臣贊曰武氏之亂唐之宗室戕滅殆盡高宗溺愛衽席不戒履霜之漸而毒流天下嗚呼父子夫婦之間可謂難矣

晉獻公

犯之而有里克之釁

僖四年晉獻公立驪姬為夫人生奚齊其娣生卓子及將立奚齊既與中大夫成謀姬謂太子曰君夢齊姜必速祭之太子祭於曲沃歸胙於公公田姬寘諸宮六日公至毒而獻之公祭之地地墳與犬犬斃與小臣亦斃姬泣曰賊由太子太子奔新城五年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姬遂譖二公子曰皆知之重耳奔蒲夷吾奔屈九年晉獻公卒里克丕鄭欲納文公故以三公子之徒作亂冬十月里克殺奚齊於次荀息立公子卓十一月里克殺公子卓於朝齊隰朋帥師會秦師納晉惠公

隋文帝

犯之而有張衡之逐

初上使太子勇參決軍國政時有損益上皆納之勇性寬厚率意任

情無矯飾之行上性節儉勇嘗文飾蜀錦上見而不悦後遇冬至日百官皆詣勇勇張樂受賀上知之自是恩寵始衰漸生猜阻晉王廣知之彌自矯飾后由是數稱廣賢楊素揣后意因盛言太子不才后使素贊上廢勇立晉王廣私賂東宮幸臣令伺太子動靜密告楊素於是內外喧謗過失日聞楊素舞文巧詆鍛鍊以成其獄廢勇及其男女為庶人立晉王廣為太子四年上疾寢於仁壽宮召王太子入居大寶殿夫人平旦出更衣為太子所逼夫人拒之得免歸於上所上恠其神色有異問其故夫人泣然曰太子無禮上恚抵牀曰畜生何足付大事獨孤誤我乃呼柳述元巖曰召我兒勇述巖出閣為敕書楊素聞之以白太子矯詔執述巖繫大理獄追東宮兵上帖上臺宿衛門禁出入並取宇文述郭衍節度令右庶子張衡入寢殿侍疾盡遣後宮出就別室俄而上崩故中外頗有異論

齊簡公犯之而有田闞之亂齊簡公之在魯也闞

止有寵焉及即位使爲政陳成子憚之驟顧諸朝御鞅言於公曰陳闞不可並也君其擇焉弗聽初陳豹欲爲子我臣使公孫言已已有喪而止既而言之使爲臣他日與之言政說遂有寵謂之曰我盡逐陳氏而立女若何曰我遠於陳氏矣且其違者不過數人何盡逐焉遂告陳氏夏五月成子兄弟四乘如公子我在幄出迎之遂入閉門侍人禦之子行殺侍人公與婦人飲酒於檀臺成子遷諸寢公執戈將擊之太史子餘曰非不利也將除害也成子出舍於庫聞公猶怒將出曰何所無君子行抽劍曰需事之賊也誰非陳宗所不殺子者有如陳宗乃止子我歸屬徒攻闈與大門皆不勝乃出陳氏追之失道於弇中適豐丘豐丘人執之以告殺諸郭關庚辰陳恒執公于舒州公曰吾早從鞅之言不及此

齊王芳犯之而有曹馬之爭

三國魏齊王芳明帝養子也立爲太子景初三年正月明帝崩太子即位八年大將軍曹爽用何晏鄧颺

等謀遷太后於永寧宮專擅朝政多樹親黨屢改制度太傅司馬懿遂與爽有隙稱疾不與政事嘉平元年太傅司馬懿以皇后令收爽羲晏颺謐等皆下獄劾以大逆不道夷三族

晉元帝犯之而有武昌之叛

晉元帝之始鎮江東也王敦與從弟導同心翼戴帝亦推心任之敦總征討導專機政羣從子弟布列顯要時人為之語曰王與馬共天下後敦自恃有功且宗族強盛情益驕恣帝畏而惡之乃引劉隗刁協以為腹心稍抑損王氏之權而敦益懷不平遂舉兵叛於武昌

唐明皇犯之而有范陽之變

唐明皇寵安祿山及出而祿山專制三道陰蓄異志殆將十年以上待之厚欲俟晏駕然後作亂會楊國忠為相與祿山不相悅屢言其且反上不聽國忠數以事激之欲其速反以取信於上祿山以十一月舉兵反詐為敕書召諸將示之曰有密旨令祿山將兵入朝討楊國忠發所部十五萬衆反於范陽

小犯則小受禍大犯則大受禍影隨形響隨聲未有如是之速也辛伯昌嘗有厭勝詛盟之術而必其驗哉亦因理而言耳天下之甚可畏者莫大於理惟言出於理故凛然列八字於千百載之上非雷霆而震非雪霜而嚴非山嶽而峻非江海而險非師旅而威非碪質而慘尊之者王畏之者霸慢之者危棄之者亡上林夫人之席由此而正也漢袁盎青蒲涕泣之諫由此而發也漢史丹太傅獸睡之譏由此而識也司馬懿尾大不掉之譬由此

而生也申無宇曰昭十一年世儒之文詞愈多而理愈寡蓋有書五車而無片言之中理者矣辛伯之言如是之約而古今有國之大戒咸在焉非所謂文中之欹器歟見家語三恕篇嗚呼辛伯之言眞有國者坐右銘也爲國者誠能朝覽夕思奉以周旋則未讀詩而已知上僭之譏未讀易而已知洊震之象未讀書而已知威福之權未讀禮而已知纖甸之制未讀春秋而已知一統之義固可配無逸之屏唐崔植傳曰元宗即位宋璟嘗手寫無逸圖獻帝置於内殿勸帝出入觀省以自戒而代千

秋之鑑也唐元宗千秋節王公並獻寶鑑張九齡上事鑒十章號千秋金鑑錄以伸諷諭故吾以謂獻丹扆之六箴者唐文宗昏荒數遊幸狎比羣小聽朝簡忽李德裕上丹扆六箴其一曰宵衣諷視朝希晚也二曰正服諷服御非法也三曰罷獻諷歛求珍恠也四曰納誨諷侮棄忠言也五曰辨邪諷任用羣小也六曰防微諷偽遊輕出也帝不能用不如獻辛伯之八字

楚武王心蕩莊四年楚武王伐隨將齊入告夫人鄧曼曰余心蕩鄧曼歎曰王祿盡矣盈而蕩天之道也先君其知之矣故臨武事將發大命而蕩王心焉若師徒無虧王薨於行國之福也王遂行卒於樠木之下令尹鬬祁莫敖屈重除道梁溠營軍臨隨隨人懼行成莫敖以王命入盟隨侯且請為會於漢汭而還濟漢而後發喪

氣聽命於心者聖賢也心聽命於氣者衆人也凡氣之在人逸則肆勞則怠樂則驕憂則懾生則盈死則涸氣變則心爲之變有不能自覺焉志者氣之帥也令心隨氣變是志不能爲氣之帥而氣反爲志之帥矣氣反爲志之帥而吾心志之盛衰惟氣之爲聽則心者氣之役也聖賢君子以心御氣而不爲氣所御以心移氣而不爲氣所移歷山之耕見史記南風之琴見家語勞逸變於前而舜之心未嘗變也羑里之囚虞芮之朝並見史記憂樂變

於前而文王之心未嘗變也避席之時見孝經易簀之際見禮記死生變於前而曾子之心未嘗變也自勞自逸自憂自樂自死自生吾心曷嘗不自若哉楚武王憑陵諸夏兵行中國雖臨大敵其心初不為之蕩也迨其季年以堂堂之楚師伐蕞爾之隨將授兵而心蕩焉蓋武王初未嘗知治心之理所恃者血氣之剛耳平時臨敵而心不蕩者非真能不動也氣方剛也死期將至血氣既蕩心安得不隨之而蕩乎彼所謂鄧曼者方且謂盈而

蕩天之道也先君其知之矣故臨武事將發大命而蕩王心焉嗚呼所以蕩王心者豈一女子所能知乎鄧曼惟不能知既歸之於天又歸之於鬼神抑不知心即天也未嘗有心外之天心即神也未嘗有心外之神烏得捨此而他求哉心由氣而蕩氣由心而出蟊生於稼而害稼者蟊也蚋生於醯而敗醯者蚋也氣出於心而蕩心者氣也鄧曼區區四顧而外求猶賊在同室反執市人而訊之愈訊而愈失矣使楚武王而悟此則賊吾心

者豈他在耶將不得而遁矣賊既不得而遁善養氣者盍亦鋤治是氣絶其本根以去心之賊乎吁又非也浩然之氣與血氣初無異體由養與不養二其名爾苟失其養則氣為心之賊苟得其養則氣為心之輔亦何常之有哉憒亂散越臨死生而失其正者是氣也泰定精明臨死生而得其正者亦是氣也凌煙圖繪之功臣誰非前日勍敵耶

鄧三甥請殺楚文王莊六年楚文王伐申過鄧鄧祁侯曰吾甥也止而享之騅

甥聃甥養甥請殺楚子鄧侯弗許三甥曰亡鄧國者必此人也若不早圖後君噬臍其及圖之乎圖之此為時矣鄧侯曰人將不食吾餘對曰若不從三臣抑社稷實不血食而君焉取餘弗從還年楚子伐鄧十六年楚復伐鄧滅之

陰陽風雨晦明天之六氣也陰淫寒疾陽淫熱疾風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人之六疾也有以醫自業者語人曰六氣者致疾之源必使無陰陽無風雨無晦明然後疾可除世寧有是理耶不歸咎於人而歸咎於天此天下之拙醫也守身在我而疾不在於六

氣守國在我而患不在於四隣何人而不受六氣其獨致疾者必非善守身者也何國而不接四隣其獨被患者必非善守國者也端汝視履嗇汝精神時汝飲食審汝藥石六氣雖沴於汝身何有哉豐汝德澤明汝政刑固汝封疆訓汝師旅四鄰雖暴於汝國何有哉鄧之三甥不知國之存亡繫於我之治亂反謂繫於楚子之死生汲汲然欲殺之忘內而憂外何其踈也抑不知亡鄧之原昌嘗專在於楚耶環楚而國者如陳如蔡如鄭如

許下至於江黄道栢之屬不可一二數也楚不先加兵而惟急於滅鄧者豈非見鄧有可乘之釁乎吾國有可乘之釁置而不憂顧以隣敵為憂雖楚子可得而殺猶有楚國存焉雖楚國可得而滅猶有諸侯存焉為吾憂者未始有極也當是時强陵弱衆暴寡之風徧於天下今日齊人滅譚書於諸侯之策矣明日晉人滅虢又書於諸侯之策矣國有釁可乘諸侯將爭欲滅之亡鄧豈獨一楚哉必若三甥之計非盡吞四隣不能奠枕亦迂

矣嗚呼四隣固不可盡吞縱使盡吞四隣亦未可恃以為安也秦不亡於六國未滅之前而亡於六國既滅之後秦有六國兢兢以存六國既滅驕矜以亡隋不亡於南北未一之前而亡於南北既一之後文帝以外戚之尊受託孤之重乘兹機運遂遷周鼎樓舡南邁則金陵失險驃騎北指則單于欵塞暨乎暮年廢嫡立庶託付失所迹其衰怠之源稽其亂亡之兆起自文皇成於煬帝所由來遠非一朝一夕也北史論亡國之釁夫豈在於隣敵耶三甥之謀謬戾明甚而世猶以有追恨鄧侯不用其言者蓋小人之情咎人而不咎已也用此心以觀古人宜其咎楚

而不咎鄧也桀既放於南巢語人曰吾悔不殺湯於夏臺吁桀雖偶能殺湯天下豈能無放桀者耶桀之誣上天虐萬方誅龍逢嬖妹喜見尚書及史記可以取亡者擢髮不能盡數也桀皆不之悔而獨悔於不殺湯可謂咎人而不咎已矣桀之為人非惡不視非惡不聽非惡不言非惡不動造次顛沛無非罪惡僅有不殺湯之一善耳反自悔以為失是恥一善之尚存欲萬惡之皆備也哀哉

魯莊公圍郕莊八年夏師及齊師圍郕郕降於齊師仲慶父請伐齊師公曰不可我實

不德齊師何罪罪我之由夏書曰臯陶邁種德德乃降姑務修德以待時乎秋師還君子是以善魯莊公

事之相反者莫如勇怯而相近者亦莫如勇怯奮然勁悍與怯相反者小勇也退然温克與怯相近者大勇也小勇名滿天下大勇名不出家吕謂小勇勝小敵者是已吕謂大勇勝大敵者是已寇敵之來雖多至於百萬知兵者談笑而麾之猶摧枯振槁然豈足為大敵哉大莫大於心敵忿欲之興鬱勃熾烈内焚肺腑劍不能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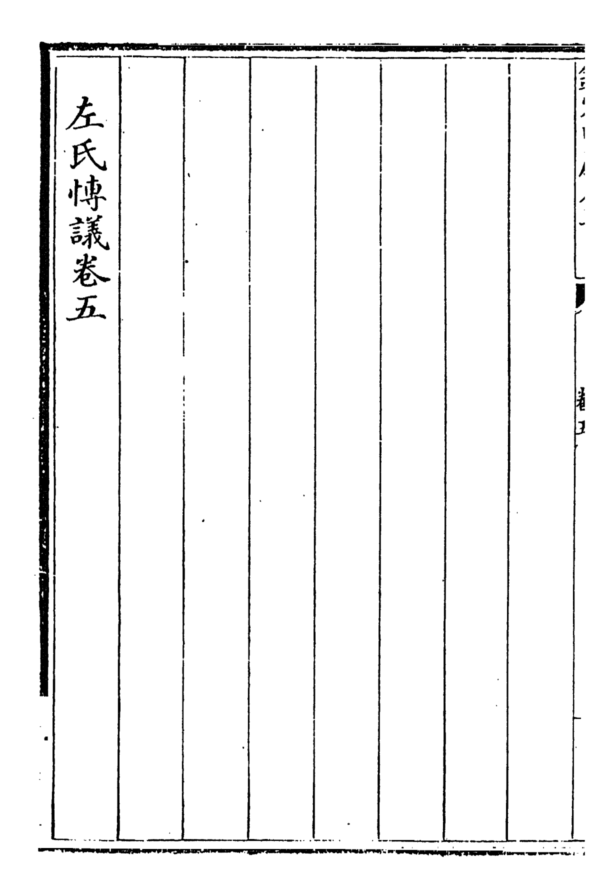
戟不能撞車不能衝騎不能冞自古賁育韓白之徒戰必勝攻必取者未嘗不受屈於是敵也賁育韓白冠古今之勇者也令勝賁育韓白之所不能勝得不謂之大勇乎然戰勝於一心之間非有攻城略地之可紀也非有伏尸流血之可駭也非有獻俘奏凱之可誇也内克莫大之敵而功無毫髮見於世豈識其為勇乎不特不識其為勇既勝忿慾之敵則忍人之所不能忍容人之所不能容平人之所不能平其犯而不較與怯者相去

不能以寸世又將以怯名之矣以勇怯相近而難辨者也魯莊公及齊師圍郕郕降於齊師仲慶父請伐齊公曰我實不德齊師何罪罪我之由姑務修德以待時乎且齊魯同伐郕而齊專有其功人情之所必校也莊公歛兵不校罪已而不罪齊抑不知莊公勇者歟怯者歟吾斷之曰莊公葢怯者也大勇不校大怯亦不校勇者不校是不欲校也怯者不校是不能校也勇者以義不當校故勝其私心而不校心敵且能勝之况區區之外

敵乎使遇義所當校者出其餘勇天下已不能當矣不校者勇士之所難也校者勇士之所易也彼魯莊之視齊襄乃君父不戴天之讎義所必校者也反巽懦畏怯俛首為讎人之役坐視其取郕而不校者特畏其强而不敢校耳姑託罪已修德之辭以自解於衆豈其本心哉故不校者莊公之所易也校者莊公之所難也莊公之不校與勇者難易政相反烏得比而同之耶或曰世固有以弱犯强以小犯大不量力而取斃者莊公雖不

得為勇亦庶幾善量力者也曰論義者不論力君父之讎義所必討不幸而力不勝死於讎敵亦足以自獻於先王矣以仇牧之怯豈能勝南宮萬之勇哉閔公之難忘其怯而直前雖斃於南宮萬之手世未有以不量力罪之者也莊十二年若是則莊公當與齊爭歟曰莊公忘君父之讎而與齊通又與之連兵而伐郕及不得郕而爭則是爭利之師而非復仇之師也然則莊公之是役爭亦失不爭亦失失在於通齊之始耳一失其始進退上

下何往而非罪哉故曰君子作事謀始



左氏傳議卷五

左氏博議卷六

宋 呂祖謙 撰

齊侯見豕

莊八年冬齊侯游於姑棼遂田於貝丘見大豕從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怒曰彭生敢見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懼墜於車傷足喪屨反誅屨於徒人費弗得鞭之見血走出遇賊於門劫而束之

蛇鬬于鄭

莊十四年初內蛇與外蛇鬬於鄭南門中內蛇死六年而厲公入公聞之問於申繻曰猶有妖乎對曰人之所忌其氣燄以取之妖由人興也人無釁焉妖不自作人棄常則妖興故有妖

神降于莘

莊三十二年秋七月有神降于莘惠王問諸內史過曰是

何故也觀其惡也故有得神以興亦有以亡虞夏商周皆有之王曰若之何對曰以其物享焉其至之日亦其物

卜偃童謠 僖五年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八月甲午晉侯圍上陽問於卜偃曰吾其濟乎對曰克之公曰何時對曰童謠云丙之晨龍尾伏辰均服振振取虢之旂鶉之賁賁天策焞焞火中成軍虢公其奔其九月十月之交乎丙子旦日在尾月在策鶉火中必是時也冬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

狐突遇申生 僖十年狐突適下國遇太子太子使登僕而告之曰夷吾無禮余得請於帝矣將以晉畀秦秦將祀余對曰臣聞之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君祀無乃殄乎且民何罪失刑乏祀君其圖之君曰諾吾將復請七日新城西偏有巫者而見我焉許之遂不見及期而往告之曰帝許我罰有罪矣敝於韓

城鄍有夜登丘 僖十

六年十二月城鄫役人病有夜登丘而呼曰齊有亂不果城而還

柩有聲如牛 僖三十二年冬晉文公卒將殯於曲沃出絳柩有聲如牛卜偃使大夫拜曰君命大事將有西師過軼我擊之必大捷焉

蛇出泉宮 文十六年有蛇自泉宮出入於國如先君之數秋八月辛未聲姜薨毀泉臺

魏顆見老人 宣十五年魏顆敗秦師於輔氏獲杜回秦之力人也初魏武子有嬖妾無子武子疾命顆曰必嫁是疾病則曰必以殉及卒顆嫁之曰疾病則亂吾從其治也及輔氏之役顆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杜回躓而顛故獲之夜夢之曰余而所嫁婦人之父也爾用先人之治命余是以報

鳥鳴亳社 襄三十年或叫於宋太廟曰譆譆出出鳥鳴於亳社如曰譆譆甲午宋大災

鄭伯有 昭七年鄭人相驚以伯有曰伯有至矣則皆走不知所往鑄刑

書之歲二月或夢伯有介而行曰壬子余將殺帶也明年壬寅余又將殺段也及壬子駟帶卒國人益懼齊燕平之月壬寅公孫段卒國人愈懼明月子產立公孫洩及良止以撫之乃止

石言于晉

昭八年春石言于晉魏榆晉侯問於師曠曰石何故言對曰石不能言或馮焉不然民聽濫也抑臣又聞之曰作事不時怨讟動於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今宮室崇侈民力彫盡怨讟並作莫保其性石言不亦宜乎

當璧而拜

昭十三年初共王無冢適有寵子五人無適立焉乃大有事於羣望而祈曰請神擇於五人者使主社稷乃徧以璧見於羣望曰當璧而拜者神所立也誰敢違之既乃與巴姬密埋璧於大室之庭使五人齊而長入拜康王跨之靈王肘加焉子干子晳皆遠之平王弱抱而入再拜皆厭紐鬬韋龜屬成然焉且曰棄禮違命楚其危哉

鄭龍鬬

昭十

九年鄭大水龍鬬於時門之外洧淵國人請為禜焉子產弗許曰我鬬龍不我覿也龍鬬我獨何覿焉禳之則彼其室也吾無求於龍龍亦無求於我乃止也

玉化為石

昭二十四年王子朝用成周之寶珪於河甲戌津人得諸河上陰不佞以溫人南侵拘得玉者取其玉將賣之則為石王定而獻之與之東訾

鸜鵒來巢

昭二十五年夏有鸜鵒來巢書所無也師己曰異哉吾聞文武之世童謠有之曰鸜之鵒之公出辱之鸜鵒之羽公在外野往饋之馬鸜鵒跦跦公在乾侯徵褰與襦鸜鵒之巢遠哉遙遙裯父喪勞宋父以驕鸜鵒鸜鵒往歌來哭童謠有是今鸜鵒來巢其將及乎

龍見于絳

昭二十九年秋龍見于絳郊魏獻子問於蔡墨曰吾聞之蟲莫知於龍以其不生得也謂之知信乎對曰人實不知非龍實知

怪生於罕而止於習赫然當空者世謂之日粲然徧空者世謂之星油然布空者世謂之雲隱然在空者世謂之雷突然倚空者世謂之山渺然際空者世謂之海如是者使人未嘗識而驟見之豈不大可怪耶其所以舉世安之而不以為異者何也習也焄蒿悽愴之妖木石鱗羽之異世爭怪而共傳之者以其罕接於人耳天下之理本無可怪吉有祥凶有祲明有禮樂幽有鬼神是猶有東必有西有晝必有夜也亦何怪之有哉夫子之

不語怪者非懼其惑衆也無怪之可語也左氏嗜怪時神怪之事多出其書范甯闢之以誣說者是之吾謂載之者非闢之者亦非也載之者必以為怪而駭其有闢之者必以為怪而意其無一以為有一以為無至於心以為怪則二子之所同病也人不知道則所知者不出於耳目之外耳目之所接者謂之常耳目之所不接者謂之怪凡所謂怪者共辨而競爭之至於耳目之所常接者則輕之曰是區區者吾既飫聞而厭見之矣何必

復論哉抑不知耳之所聞非眞聞目之所見非眞見也耳之所聞者聲爾而聲聲者初未嘗聞目之所見者形爾而形形者初未嘗見日星也雲雷也山海也皆世俗飫聞而厭見者也至於日星何為而明雲雷何為而起山何為而峙海何為而停是孰知所以然者乎其事愈近其理愈遠其迹愈顯其用愈藏人之所不疑者有深可疑者存焉人之所不惟者有深可惟者存焉吾日用飲食之間行不著習不察尚莫知其端倪反欲窮其辭

於荒忽茫昧之表何其舛於先後也天下皆求其所聞而不求其所以聞皆求其所見而不求其所以見使得味於飫聞厭見之中則彼不聞不見者亦釋然而無疑矣子路學於夫子以事鬼神為問又以死為問見先進子路之心蓋以人者吾所自知所不知者鬼神生者吾所自知所不知者死耳子路果知人則必無鬼神之問矣子路果知生則必無死之問矣觀其鬼神之問可以占其未知人也觀其死之問則可以占其未知生也夫子

答之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此蓋夫子提耳而誨子路無非眞實語世儒乃或以為拒子路之問豈不哀哉子路深省於一言之下故白刄在前結纓正冠不改其操則死生鬼神之際子路其自知之矣在睽之歸妹曰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説之弧匪冦婚媾往遇雨則吉其象曰遇雨之吉羣疑亡也幽明實相表裏幽隣於明明隣於幽初未嘗孤立也是爻居睽之孤孑然孤立睽幽明而為兩塗睽生疑疑

生怪故負塗之豕載車之鬼陰醜詭幻無所不至然至理之本同然者終不可睽疑則射解則止疑則冦解則婚向之疑以為怪者特未能合幽明為一耳猶陽之發見陰之伏匿陽明陰幽常若不通及二氣和而為雨則陽中有陰陰中有陽孰見其異哉陰陽和而為雨則羣物潤幽明合而為一則羣疑亡融通貫注和同無間平日所疑蕩滌而不復存矣子路之問人鬼死生睽而不合既聞夫子之言豈非遇雨而羣疑亡乎左氏與子路

而同遊夫子之門者也猶不能除嗜恠之習然則夫子之雨亦擇地而降歟曰非也五日霏微十日霡霂而枯荄槁木不能沾涓滴之澤焉非雨之有所吝我無以受之也我無以受之則日見降雨猶為不遇雨日見聖人猶為不遇聖人左氏遇聖人而蒙蔽是誰之罪耶

齊公孫無知弑襄公莊八年齊侯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瓜時而往曰及瓜而代期戍公問不至請代弗許公孫無知有寵於僖公衣服禮秩如適襄公絀之二人因之以作亂

咎既往者易為說扶將傾者難為功樂論病而憚治病

此人之通患也齊公孫無知之弒襄公論者本其禍端
歸之僖公其說曰國無二統禮無二嫡基於衣服禮秩
之微而成於篡弒戕奪之酷齊之禍庸非僖公為之乎
嗚呼此論病也非治病也當僖公之時獻此言可矣及
襄公之時始為此言何其晚耶追論前日之失而不能
已今日之禍君子不貴也君子不幸而立襄公之朝寧
肯徒咎既往一無規畫拱手而待禍耶天下無不可為
之時而無不可除之患未然之前吾則有防患之術已

然之後吾則有救患之術唯所遇如何耳在襄公世禍患已成防患之術既往而不必論請獨論救患之術恩與怨親與讎人皆以為不可並也殊不知易恩者莫如怨易親者莫如讎公孫無知雖託於公族而僖公假以非分之寵上偪正嫡方襄公居東宫之時以人情度之豈能不忌且恨哉僖公一旦捐賓客而不立朝想無知之心自知襄公必償其宿忿投於廢絀疎棄之域矣使襄公釋然待之加厚則無知必謂本當見怨反得恩焉

本當見讎反得親焉吾何以得此於彼哉始以為虎今乃吾之父始以為狼今乃吾之兄既得望外之施亦必思望外之報矣然則向之怨所以彰今日之恩也向之讎所以彰今日之親也襄公果知出此則變無知悖逆之心為忠義之心非徒可以除患抑又可以召福矣昔漢定陶王少而愛長多材藝元帝竒之母昭儀又幸幾代皇后太子成帝即位縁先帝意厚遇異於他王元帝開其隙而成帝能合其隙見漢書本傳此所以有僖公之失

而無襄公之禍也成帝之心思吾親不可得而見見吾親之所愛者猶見吾親焉吾親既歿無所致其孝令厚吾親之所厚是亦厚吾親也愛親之心方篤萬慮皆不能入其胷次自親之外無復他念何暇省記吾一身之嫌隙乎茍微見疇昔之隙必吾愛親之心已少弛矣忘親之愛而思已之隙先已後親固已墮於不孝矧又報之乎如意之於諸呂初戚姬有寵於上生趙王如意上以太子仁弱欲廢而立趙王大臣爭之及惠帝即位晨出射趙王少不能早起太后使人持酖飲之黎明帝還趙王已死植之於魏

三國魏陳思王植以才見異而丁儀丁廙楊修等為之羽翼太祖狐疑幾為太子者數矣文帝即位灌均希旨奏植醉酒悖慢遂貶植為安鄉侯誅其黨攸之於晉晉齊獻王攸才望出武帝之右時為文帝所寵愛每見攸輒撫其床呼其小字曰此桃符座也幾為太子者數矣及帝寢疾慮攸不安為武帝叙漢淮南王魏陳思故事而泣臨崩執攸手以授帝後中書荀勗侍中馮紞疾攸搆於帝攸知憤恚歐血而死死亡相尋吾未嘗不恨惠文武三帝之愆於孝也安得以成帝之風警之乎雖然先君之所愛從而愛之孝也苟欲而不制馴致叔段州吁之亂注見一卷則將奈何曰愛之必欲全之授之以權而長其惡是致之於死地也焉得愛

齊威公入齊莊九年雍廩殺無知公伐齊納子糾桓公自莒先入秋師及齊師戰於乾時我師敗績鮑叔帥師來言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管召讎也請受而甘心焉乃殺子糾于生竇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受之及堂阜而稅之歸而以告曰管夷吾治於高傒使相可也公從之

魯莊公忘父之讎而納子糾管敬仲忘主之讎而事桓公齊桓公忘身之讎而用管仲不可忘者父讎也忘其不可忘莊公之罪也可忘者身讎也忘其可忘者桓公之義也獨管仲之事論者疑焉子糾其主也桓公其主之讎也不死其主而相其讎宜若得罪於名教令反見

稱於孔子此論者之所共疑也競驚驥者至伯樂而定競是非者至孔子而定既經孔子豈復容異同之論乎雖然無所見而苟異聖人者狂也無所見而苟同聖人者愚也已則無所見徒假聖人以為重曰伯樂所譽其馬必良孔子所譽其人必賢使有問其所以良其所以賢者必錯愕吃訥左右視而不知所對矣隨伯樂而譽馬者未免為不知馬隨孔子而譽人者未免為不知人天下之事知當自知見當自見伯樂之鑑初無與於吾

之鑑也孔子之智初非與於吾之智也管仲之是非聖人固有定論矣抑不知反求吾心果定歟不定歟吾之心不知所定而苟隨聖人以為定是以名從聖人而非以實從聖人也君子之學從實而不從名吾心未定雖聖人之言不能使之定是豈妄疑聖人之言者哉其從聖人以心不以貌此眞從聖人者也是故聞孔子稱管仲之言必當求孔子稱管仲之意孔子之意豈以管仲所枉者寡而所直者衆耶所詘者小而所伸者大耶嗚

呼枉尺直尋在聖門中無是事也又况事讎之枉不得為寡詘道信身在聖門中無是事也又况事讎之詘不得為小然則孔子之意果安在耶糾之與桓公均非正嫡也均非當立也然春秋書納糾而不繫以子薄昭言殺弟而不謂之兄是糾少而尤不當立者也向若桓公殺糾於未入齊之前則是兩公子爭國而相殺者耳管仲讎桓公可也當乾時之戰桓公之位已定社稷既有奉矣民人既有歸矣是桓公者齊之君也糾者齊之亡

公子也以亡公子而欲干國之統桓公以君拒臣糾以臣犯君曲直客主之勢判然矣桓公既得鹿而追治逐鹿之罪滅親親之恩固可深責然以齊君而殺齊之亡公子非兩下相殺者也君之殺其臣雖非其罪為臣之黨者敢以為讎乎此管仲所以事桓公孔子所以許管仲也人第知管仲之事讎耳孰知仲之不當讎桓公哉知仲之不當讎桓公則知仲實未嘗事讎也苟徒信孔子之言而不復深考其所以言則反君事讎皆將自附

於管仲矣噫仲果反君事讎則雖萬善不足以贖況區區之伯功耶

齊魯戰長勺

莊十年春齊師伐我公將戰曹劌請見其鄉人曰肉食者謀之又何閒焉劌曰肉食者鄙未能遠謀乃入見問何以戰公曰衣食所安弗敢專也必以分人對曰小惠未徧民弗從也公曰犧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對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對曰忠之屬也可以一戰戰則請從公與之乘戰於長勺公將鼓之劌曰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矣齊師敗績公將馳之劌曰未可下視其轍登軾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齊師既克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國難測也懼有伏焉吾視其轍亂望其旗靡

故逐士蔿諫晉侯伐虢莊二十七年晉侯將伐虢士蔿曰不可虢公驕若驟得勝於我必棄其民無衆而後伐之欲禦我誰與夫禮樂慈愛戰所畜也夫民讓事樂和愛親哀喪而後可用也虢弗畜也亟戰將饑之

迂儒之論每為武夫所輕鉦鼓震天旌旄四合車馳轂擊百死一生而迂儒曲士乃始緩視濶步誦詩書談仁義於鋒鏑矢石之間宜其取踞牀溺冠之辱也魯莊公與齊戰於長勺兩軍相望此為何時而以聽獄用情對曹劌之問戰何其迂濶而遠於事情耶是言也持以語

宋襄陳餘則見許矣持以語孫武吴起則見侮矣彼曹劌遽以一戰許之意者劌亦迂儒曲士之流歟觀其從莊公戰以我之盈乘齊之竭以我之整逐齊之亂機權韜畧與孫武吴起並驅爭先初非宋襄陳餘儕匹也使莊公之言誠迂闊而不切事情豈足以動劌之聽耶其所以深賞而亟許之者殆必有說也馬之所以不敢肆足者銜轡束之也臣之所以不敢肆意者法制束之也銜轡敗然後見馬之眞性法制弛然後見民之眞情困

之不敢怨虐之不敢叛者劫於法制耳大敵在前搶攘駭懼平日之所謂法制者至是皆渙然而解散矣法制既散眞情乃出食馬之恩史記秦穆公亡善馬岐下野人共得而食之者三百人吏逐得欲法之公曰君子不以畜産害人吾聞食善馬肉不飲酒傷人乃皆賜酒而赦之後三百人聞秦擊晉皆求從推鋒爭死以報食馬之恩遂虜晉君羊羹之怨戰國策中山君享都士大夫司馬子期在焉羊羹不遍司馬子期怒而走楚說楚王伐中山中山君亡喟然仰嘆曰與不期衆少其於當阨怨不期深淺其於傷心吾以一杯羊羹亡國恩恩怨怨各肆其情以報其上苟非暇豫之時深感固結於法令之外亦危矣哉況人之易感而難

忘者莫如窘辱怵迫之時子羔為衛政刖人之足衛亂子羔走郭門刖者守門曰於此有室子羔入追者罷子羔將去謂刖者曰吾親刖子之足此乃子報怨之時也何故逃我刖者曰君之治臣也先後臣以法欲臣之免於法也臣知之獄決罪定臨當論刑君愀然不樂見於顏色臣又知之此臣之所以脫君也見家語致思篇蓋人方在縲絏之中錙銖之施視若金石毛髮之惠視若丘山子羔一有司耳徒有哀矜之意初無哀矜之實其遇冦難

人猶且報之若是況莊公君臨一國小大之獄皆必以情及其遇寇人之思報豈子羔比耶獄死地也戰亦死地也昔居死地常受其賜今安得不赴死地以答其賜哉民既樂為之死則陷堅却敵特餘事耳莊公之言吾見其切而不見其迂也吾嘗論古人之言兵與後人之言兵皦然不同曹劌問何以戰公始對以惠民劌不以為然則對以事神劌又不以為然則對以聽獄三答曹劌之問略無片言及於軍旅形勢者何耶蓋有論戰者

有論所以戰者軍旅形勢者戰也民心者所以戰也二者猶涇渭之不相亂河濟之不相涉問所以戰而答之以戰是問楚而答燕也晉士蒍諫晉侯伐虢亦曰虢公驕若驟勝必棄其民夫禮樂慈愛戰所畜也虢弗畜也亟戰將饑當時之論兵者每如此魯莊公晉士蒍在春秋時未嘗以學術著名而所論鈎深致遠得戰之本豈非去古未遠人人而知此理耶唐柳宗元號為當代儒宗其論長勺之役乃謂徒以斷獄為戰之具吾未之信

乃歷舉將臣士卒地形之屬宗元之所言皆所謂戰而非所以戰也吾是以知春秋之時雖不學之人一話一言有後世文宗巨儒所不能解者也況當時所謂有學術者耶況上而為三代為唐虞者耶新學小生區區持私智之蠡而欲測古人之海妄生譏評聚訟不已多見其不知量也

禹湯罪已桀紂罪人　莊十一年秋宋大水公使弔焉曰天作淫雨害於粢盛若之何不弔曰孤實不敬天降之災又以為君憂拜命之辱臧文仲曰宋其興乎禹湯罪已其興也悖

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且列國有凶稱孤禮也言懼而名禮其庶乎既而聞之曰公子御說之辭也臧孫達曰是宜為君有恤民之心

近禹湯者莫如桀紂禹湯大聖也桀紂大惡也其相去之逺不啻天淵何為其相近也禹湯善之極桀紂惡之極善惡二也其所以行之者一也禹湯歸功於人桀紂亦歸罪於人禹湯功冠天下皆推而歸之人曰此左右之功此羣臣之功此諸侯之功此萬姓之功自視不見有一毫之功焉桀紂罪冠天下皆推而歸之人曰此左

右之罪此羣臣之罪此諸侯之罪此萬姓之罪自視不見有一毫之罪焉然則禹湯歸功之心非即桀紂歸罪之心乎禹湯歸罪於已桀紂亦歸功於已禹湯引天下之罪而歸之已曰此我之愆非汝之愆此我之責非汝之責欲以一身盡代天下之罪焉桀紂引天下之功而歸之已曰此我之謀非汝之謀此我之力非汝之力欲以一身盡攘天下之功焉然則禹湯歸罪之心豈非桀紂歸功之心乎由是觀之禹湯之所以為善乃桀紂之

所以為惡者也使禹湯移歸功之心為歸罪之心則桀紂矣使桀紂移歸罪之心為歸功之心則禹湯矣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旦聖暮狂特翻覆手耳人之所甚尊而不敢仰望者禹湯也人之所甚賤而不足比數者桀紂也平居自期以為吾雖自奮必不能為禹湯吾雖自畫必不至為桀紂令觀自狂入聖如此之易則吾有時而禹湯矣安得而不喜自聖入狂亦如此之易則吾有時而為桀紂矣安得而不懼一念之是咫尺禹

湯一念之非咫尺桀紂誘於前迫於後則善豈待勉惡豈待戒哉凡人之學太高則驕太早則怠二者學者之大病也苟思去禹湯為甚近怠烏乎生又思去桀紂為甚近驕烏乎生聖狂二法更相懲勸驕怠二病更相掃除或輓之或推之此顔子所以欲罷不能也見論語久矣世之不知此理也而臧文仲獨知之曰禹湯罪已其興也勃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判禹湯與桀紂自人已之兩語意者古之遺言歟至其論公子御説之宜為君

則流入於瞽史之學惜乎狐裘而羔袖也吾又嘗論之禹湯能收天下之惡桀紂能長天下之惡天下之人忿爭貪暴衆惡蔓延徧布海内禹湯皆歛之於己以為己罪人見禹湯之罪已忿者平爭者息貪者愧暴者悔禹湯一罪己而盡收天下之惡使歸於善天下皆歸於善是亦禹湯之善也雖曰罪己然天下功孰有居禹湯之右者哉禹湯所收者惡所得者善所引者罪所得者功何耶蓋既除稂莠何必復求稼之茂既除塵垢何必復

求鏡之明但收其惡不必求善惡既盡則善將焉往哉此所以收惡而得善也引罪而得功也桀紂安於為惡不自咎而咎人天下亦從而相咎本所犯者一惡耳諱其惡而不自咎詐也嫁其惡而咎人險也變一惡而數惡日滋月長自十而百自百而千自千而萬覆國亡身遺臭後世由不能收天下之惡而長天下之惡也禹湯受其罪而終不能汙桀紂辭其罪而終不能逃一興一亡邈然遼絕揆厥本原不過差之辭受之間而已吾是

以益知其相近雖然大聖大惡相近若此屠酤盜賊翻然為善者尚多有之未聞有既聖而復為惡者何也曰河之險入則死出則生死生之分纔跬步人固有陷其中而得脫者矣豈有既出而復肯入者哉

左氏傳議卷六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左氏博議卷八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李陽栻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庶吉士臣曹錫齡

校對官編修臣朱攸

謄録監生臣江軾

謄録監生臣王元勛

左氏博議卷七

宋 呂祖謙 撰

宋萬弑閔公

莊十二年宋萬弑閔公立子游公子御說奔亳南宫牛猛獲帥師圍亳蕭叔大心及戴武宣穆莊之族以曹師伐之殺南宫牛於師殺子游於宋立桓公猛獲奔衛南宫萬奔陳宋人請猛獲於衛衛人欲弗與石祁子曰不可天下之惡一也惡於宋而保於我保之何補得一夫而失一國與惡而棄好非謀也衛人歸之亦請南宫萬於陳以賂陳人使婦人飲之酒而以犀革裹之比及宋手足皆見宋人皆醢之

陛戟警蹕公孫述之待馬援也岸幘迎笑光武之待馬援也以述之肅反取井蛙之譏光武之嫚而援委心焉

馬援隗囂以為綏德將軍時公孫述稱帝於蜀使援往觀之援素與述同里閈相善以為既至當握手歡如平生而述盛陳陛衛以延援入歸謂囂曰子陽井底蛙耳而妄自尊大不如專意東方建武四年囂使援奉書洛陽援至引見世祖岸幘迎笑曰卿遨遊二帝間令見卿使人大慙援謝曰當今之世非但君擇臣臣亦擇君矣臣與公孫述同縣少相善臣前至蜀述陛戟而後進臣臣今遠來陛下何知非刺客姦人而簡易若是帝復笑曰卿非刺客顧說客耳援曰天下反覆盜名字者不可勝數今見陛下恢廓大度同符高祖乃知帝王自有眞也見東漢本傳

然則樸樕小禮果非所以待豪傑耶英雄豪悍

之士磊落軼蕩出於法度之外為君者亦當以度外待之破崖岸削邊幅拊背握手以結其情箕踞盛氣以折其驕嘲笑謔浪以盡其懽慷慨歌呼出肺肝相示然後足以得其死命是非樂放肆也待豪傑者法當如是也南宮萬之勇聞於諸侯宋閔公靳侮之者豈非欲略去細謹自謂得待豪傑之法耶然終召萬之怨至於見弒何也袒裼暴虎必馮婦而後可怯夫而試馮婦之術適足以劘虎牙耳古之嫚侮者莫如漢高帝高帝之嫚侮

豈徒然哉踞洗以挫黥布隨以王者之供帳隨何說九江王布歸漢既至漢王方踞牀洗足召布入見布大怒悔來欲自殺及出就舍帳御飲食從官皆如漢王居布又大喜過望出漢黥布傳嫚罵以挫趙將隨以千戶之侯封高祖令周昌選趙壯士可令將者白見四人上嫚罵曰豎子能為將乎四人慙皆伏地封各千戶以為將本紀用不測之辱用不測之恩降霜霰於炎蒸之時轟雷霆於閉蟄之際顛倒豪傑莫知端倪此高帝所以能鼓舞一世也無鼓舞豪傑之術拘則為公孫述縱則為宋閔公何往而不敗哉噫此不足論也若高帝鼓舞豪傑之術其至矣乎

曰未也術必有時而窮高帝嫚侮之患卒見於暮年此所以厭拔劍擊柱之爭而俯就叔孫通之儀也見叔孫通傳高帝豈不欲早用叔孫通之儀哉彼見其所謂儀者拘綴苛碎決非武夫悍將所能堪天下未定而遽行之必失豪傑之心故寧蔑棄禮法而不顧殊不知名教之中自有樂地豈叔孫輩所能識耶采薇出車東山之詩雨雪寒燠草木禽獸僕馬衣裳室家婚姻曲盡人情昵昵如兒女語文武周公之待將帥開心見誠蓋如此初未

嘗如陋儒之拘亦不至如後世之縱也高帝明達最易告語惜乎無以是詩曉之

息嬀過蔡莊十年蔡哀侯娶於陳息侯亦娶焉息嬀將歸過蔡蔡侯曰吾姨也止而見之弗賓息侯聞之怒使謂楚文王曰伐我吾求救於蔡而伐之楚子從之秋九月楚敗蔡師於莘以蔡侯獻舞歸

楚滅息入蔡莊十四年蔡侯為莘故繩息嬀以語楚子楚子如息以食入享遂滅息以息嬀歸生堵敖及成王焉未言楚子問之對曰吾一婦人而事二夫縱弗能死其又奚言楚子以蔡侯滅息遂伐蔡秋七月楚入蔡君子曰商書所謂惡之易也如火之燎於原不可鄉邇其猶可撲滅者其如蔡哀侯乎

子元振萬莊二十八年楚令伊子元欲蠱文夫人為館於

其宮側而振萬焉夫人聞之泣曰先君以是舞也習戎備也今令尹不尋諸仇讎而於未亡人之側不亦異乎御人以告子元曰婦人不忘襲讎我反忘之秋子元以車六百乘伐鄭

鬬班殺子元

莊三十年楚公子元歸自伐鄭而處王宮鬬射師諫則執而梏之申公鬬班遂殺子元

陳夏徵舒殺靈公

宣十年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飲酒於夏氏公謂行父曰徵舒似汝對曰亦似君徵舒病之公出自其廐射而殺之二子奔楚十一年冬楚子為陳夏氏故伐陳謂陳人無動將討於少西氏遂入陳殺夏徵舒轘諸栗門

申公巫臣聘夏姬

成二年楚之討陳夏氏也莊王欲納夏姬申公巫臣曰不可君召諸侯以討罪也今納夏姬貪其色也貪色為淫淫為大罰周書曰明德慎罰文王所以造周也明德務崇之之謂也慎罰務去之之謂也若

興諸侯以取大罰非慎之也君其圖之王乃止子反欲取之巫臣曰是不祥人也是夭子蠻殺御叔弑靈侯戮夏南出孔儀喪陳國何不祥如是人生實難其有不獲死乎天下多美婦人何必是子反乃止巫臣使道焉曰歸吾聘女又使自鄭召之王遣夏姬歸巫臣聘諸鄭鄭伯許之及共王即位將為陽橋之役使屈巫聘於齊且告師期巫臣盡室以行申叔跪從其父將適郢遇之曰異哉夫子有三軍之懼而又有桑中之喜宜將竊妻以逃者也及鄭以夏姬行遂奔晉晉人使為邢大夫子反請重幣錮之王曰止其自為謀也則過矣其為吾先君謀也則忠忠社稷之固也所蓋多矣且彼若能利國家雖重幣晉將可乎若无益於晉晉將棄之何勞錮焉

子重子反殺巫臣之族

成七年楚圍宋之役師還子重請取於申呂以為賞田王許之申公巫臣曰不可此申呂

所以邑也是以為賦以御北方若取之是无申呂也晉鄭必至於漢王乃止子重是以怨巫臣子反欲取夏姬巫臣止之遂取以行子反亦怨之及共王即位子重子反殺巫臣之族分其室叔向取申公巫臣氏昭二十八年初叔向欲娶於申公巫臣氏其母欲娶其黨叔向曰吾母多而庶鮮吾懲舅氏矣其母曰子靈之妻殺三夫一君一子而亡一國兩卿矣可無懲乎吾聞之甚美必有甚惡是鄭穆少妃姚子之子子貉之妹也子貉早死無後而天鍾美於是將必以是大有敗也叔向懼不敢取平公强取之生伯石伯石始生子容之母走謁諸姑曰長叔姒生男姑視之及堂聞其聲而還曰是豺狼之聲也狼子野心非是莫喪羊舌氏矣遂弗視

一息嬀而産三國之禍一夏姬而合四國之爭甚矣色

者禍之首也吾嘗攷息嬀夏姬之終始憫之未已而有所疑焉疑之未已而有所感焉譽女之色者必曰傾城傾國嗚呼此何等不祥語也有士於此嘗傾人之城嘗傾人之國世必指為不祥之人矣必畏而惡之矣至於女則反夸其傾城傾國求之惟恐不及焉在士則為醜名在女則為美名如息嬀夏姬亡人之身亡人之國不可一二數前車覆後車隨前舟溺後舟進明知其禍而競逐之彼碌碌者猶不足道也以巫臣之智叔向之

賢亦皆甘心焉此吾之所疑也旣而思之意有所重則
愛有所移莫親於身莫厚於族莫大於國一念昏惑醉
於聲色之美尚能棄平日之所甚重者猶敝屣况醉於
理義之味者乎其見危致命以椹質為枕席以鼎鑊為
池沼固無足恠世之求生害仁者特未知為善之味耳
此吾之所惑也抑吾又有所深惑者焉申公巫臣諫莊
王子反納夏姬而終挾夏姬以出走陽以正義拒之而
陰取之其險譎人之所共惡宜子反欲錮之於晉也共

王則曰其自爲謀也則過矣其爲吾先君謀也則忠人皆以爲險共王獨以爲忠何邪共王之心以謂因彼僞言成吾眞善吾蒙其益足矣彼之行詐足以自損吾何預焉在我則益在彼則損哀之可也怨之不可也深味其言廣大寛博凡猜阻忌刻之心冰解凍釋蕩然不留人君誠佩是言以納諫則但采葑菲何恤下體但薦蘋藻何嫌潤濱吾能納規諫則爲君之責塞矣其誠其僞其狂其訐皆諫者之事也非吾事也吾方急於聽納求

免吾之責亦何暇憂人之憂哉雖堯之稽於衆舜之取諸人以為善不能加毫末於此矣噫人心之取捨有大不同者想巫臣之在晉必竊笑楚國受吾之欺而夏姬為吾之所得是楚失計而我得計也共王之在楚亦必切笑巫臣能解先君之惑而自不免於惑是巫臣失計而楚得計也巫臣之笑共王之笑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矣考之於傳巫臣以陽橋之役奔晉實共王即位之三年也共王生十年而即位當巫臣之出奔其齒纔十

有三耳以十有三齡之童子其發言可為萬代納諫之法非有大過人之資能之乎共王有大過人之資不能充養威權下移雖知巫臣之無罪坐視子反之徒屠戮其族曾莫能制召怨生敵為國大患聰敏之不足恃如此吾未嘗不慨然深感也共王雖不能踐是言然其言實典謨訓誥之所未發聽言者當寶之以為元龜蓋天欲以是寶遺後世借共王之口而發之耳後世之君盍亦曰共王自為謀也則過矣其為後世謀也則忠

鄭厲公殺傅瑕原繁莊十四年鄭厲公自櫟侵鄭獲傅瑕傅瑕曰苟舍我吾請納君與之盟而赦之傅瑕殺鄭子及其二子而納厲公厲公入遂殺傅瑕使謂原繁曰傅瑕貳周有常刑既伏其罪矣納我而無貳心者吾皆許之上大夫之事吾願與伯父圖之且寡人出伯父無裏言入又不念寡人寡人憾焉對曰先君桓公命我先人典司宗祏社稷有主而外其心其何貳如之苟主社稷國內之民其誰不為臣臣無二心天之制也子儀在位十四年矣而謀召君者庸非貳乎莊公之子猶有八人若皆以官爵行賂勸貳而可以濟事君其若之何臣聞命矣乃縊而死

國不亡於外寇而亡於內寇惡不成於有助而成於無助國家之難攻其外而無應於內則攻者亦將窮而自

止無宰嚭則越不能亡吳越王句踐伐吳吳王敗之越王以餘兵五千保棲於會稽吳王追而圍之越王乃令大夫種行成於吳請為臣吳王將許之子胥言曰天以越賜吳勿許也種還以報句踐句踐欲殺妻子燔寶器觸戰以死種止句踐曰吳太宰嚭貪可誘以利請間行言之於是句踐乃以美女寶器間獻太宰嚭嚭乃見大夫種於吳王言曰願赦句踐之罪不幸不赦句踐率五千人觸戰必有當也嚭因說吳王曰越王以服為臣若赦之此國之利也吳王將許之子胥諫曰今不滅越後必悔之吳王不聽卒赦越罷兵而歸後越卒滅吳見史記

無郭開則秦不能亡趙秦使王翦攻趙趙使李牧司馬尚禦之秦多與趙王寵臣郭開金為反間言李牧司馬尚欲反趙王乃使趙忽及齊將顏聚代李牧李牧不受命趙使人微捕得李牧斬之後三月秦遂滅趙見史記李牧傳

無鄭譯劉昉則隋不能亡

周北史周天元不預召劉昉顏之儀入臥內欲屬後事天元瘖不能言昉見靜帝冲幼以楊堅后父有重名遂與鄭譯等謀引堅輔政從之是日帝殂秘不發喪昉譯矯詔以堅總知中外兵馬事靖帝立以堅為相國進爵為隋王大定元年遜位於隋無裴樞柳璨則梁不能亡唐昭宗天祐元年朱全忠殺崔胤請帝遷都洛陽帝未及下樓宰相裴樞已得全忠移書促百官東行驅士民號泣滿路二年裴樞罷政事初柳璨及第不四年為宰相時天子左右皆全忠腹心璨曲意事之同列裴樞皆朝廷宿望意輕之璨以為憾譖於全忠故罷四年帝禪位於梁是數國者非其人之內叛人孰能取之故曰國不亡於外寇而亡於內寇天下未有皆助惡者也為惡者未有皆得天下之助者也彼為惡者惟

欲人皆中立無所偏助如里克之於驪姬出晉語晉王祥之於司馬見晉王祥傳馮道之於五季見五代史馮道傳陰拱默居坐觀成敗則吾事濟矣故曰惡不成於有助而成於無助是故禍莫甚於內叛姦莫甚於中立二者之罪孰為大曰中立之罪為大是何也內叛之罪易見中立之罪難知人臣之叛君即讎者五尺童子皆知疾之讎所謂讎敵者資之以集事亦未嘗不賞其功而疑其心也君且叛之而況於人乎今日為我所誘而叛君安知他日不

為人所誘而叛我乎吾位未定則借之以成功吾位既定則除之以防患此傅瑕叛子儀而納厲公終不免於厲公之誅也乃若原繁之自為謀可謂密矣自莊公之世用事於朝歷忽亹儀突之變國四易主汎然中立舉無所助入則事之出則捨之視君如傳舍不置欣戚於其間依阿取容優游卒歲既不為人所愛亦不為人所憎固可以獨全於艱危之時自古之持位保禄者率用此術雖遇明主亦未易察其為姦也厲公以私憾殺之

固非其正天其或者假手於厲公以大警為臣者歟觀繁對厲公之辭曰荀主社稷國内之民其誰不為臣信如是說則苟據君位者皆奉之無所擇簒亦君也僭亦君也盜亦君也讎亦君也為臣者皆操此心則人君將安所恃乎甚矣繁之姦也嗚呼論人臣之罪者至叛逆而極然事克則卿不克則烹成敗猶居其半也至於中立者自謂無往而不得志國有存亡君有廢興時有治亂民有安危吾之爵秩常自如也彼何預於我哉其用

心可謂姦之尤者矣中立如原繁有時而干厲公之誅則世之取容者果可以長無禍乎吾故表原繁之誅以風中立之士云

王賜虢公晉侯玉馬莊十八年虢公晉侯朝王王享醴命之宥皆賜玉五㲉馬三匹非禮也王命諸侯名位不同禮亦異數不以禮假人

吏之守帑者以財假人謂之盜將之守邊者以地假人謂之叛財之在帑者非吏之財也地之在邊者非將之地也財非其財而擅施焉地非其地而擅棄焉其排抵

譴訶也宜哉為官守帑者吏也為國守邊者將也為天守名分者君也專財與地得罪於人則專禮以假人者豈不得罪於天耶天未嘗以名分與人君特寄之人君俾守之耳與地廣輪之博版籍生齒之繁甲兵卒乘之雄象犀金繒之富皆君之有獨名分者非君之有也天以四海九州全付人君惟吝於名分何耶蓋分者四海九州之所自立人之所輕天之所重也周惠王不知天之所重誤視名分為已物輕以假人而不甚惜當虢公

晉侯之來朝惠王謂公侯相去一間耳賜賚之際有所厚薄吾心慊然於是等其玉與馬之數不為之隆殺殊不知天秩有禮多多寡寡不可亂也假天之秩以為私惠何以繼天而子元元乎人心無厭侯而可假公之禮則公亦思假王之禮惠王既假晉以公禮矣後數十年而晉文有請隧之舉果欲假王之禮非惠王啓其僭心晉文遽敢爾耶剥廬則及牀剥牀則及膚庶人而僭士禮是僭大夫之漸也士而僭大夫禮是僭諸侯之漸也

大夫而僭諸侯禮是僭天子之漸也聖人欲上全天子之尊必先下謹士庶人之分守其下所以衛其上也況公侯之近且貴乎吾觀儒者之議禮每力爭於毫釐尺寸之間非特較公侯璧馬之多寡也如天子之席五重諸侯之席三重所爭者纔再重耳天子之堂九尺諸侯之堂七尺所爭者纔二尺耳由庸人觀天子諸侯之分豈再重之席二尺之堂所能抑揚何儒者之迂耶大堤雲横屹如山嶽其視尺寸之土若不能為堤之損益也

然水潦暴至勢與堤平苟猶有尺寸之土未沒則瀕水之人可恃無恐當是時百萬生靈之命係於尺寸之土焉尺寸之土可以遏昏墊之害尺寸之禮可以遏僭亂之源然則儒者力爭於毫釐尺寸之間非迂也勢也

原莊公逆王后于陳 莊十八年虢公晉侯鄭伯使原莊公逆王后于陳陳嬀歸於京師實惠后

蒍公奉子頹 莊十九年初王姚嬖於莊王生子頹子頹有寵蒍國為之師及惠王即位取蒍國之圃以為囿邊伯之宮近於王宮王取之王奪子禽祝跪與詹父田而收膳夫之秩故蒍國邊伯石速詹父子禽祝跪作亂因蒍氏秋五大夫奉子頹以伐王不克出奔溫蒍子

奉子頹以奔衛衛師燕師伐周冬立子頹

王處櫟

莊二十年鄭伯和王室不克遂以王歸王處于櫟王子頹享五大夫樂及偏舞鄭伯聞之見虢叔曰寡人聞之哀樂失時殃咎必至今王子頹歌舞不倦樂禍也夫司寇行戮君為之不舉而況敢樂禍乎奸王之位禍孰大焉臨禍亡憂憂必及之盍納王乎虢公曰寡人之願也

鄭伯虢公納王

莊二十一年春胥命于弭夏同伐王城鄭伯將王自圉門入虢叔自北門入殺王子頹及五大夫鄭伯享王于闕西辟樂備王與之武公之畧自虎牢以東原伯曰鄭伯效尤其將自有咎

會于首止

僖五年會于首止會王太子鄭謀寧周也

惠王崩

僖七年冬閏月惠王崩襄王惡太叔之難懼不立不發喪而告難於齊

盟于洮

僖八年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款盟于洮

左氏云謀王室也

王子帶召戎 僖十一年夏楊拒泉臯伊雒之戎同伐京師入王城焚東門王子帶召之也秦晉伐戎以救周秋晉侯平戎於王

王子帶奔齊 僖十二年王以戎難故討王子帶秋王子帶奔齊

仲孫湫言王子帶 僖十三年春齊侯使仲孫湫聘於周且言王子帶事畢不與王言歸復命曰未可王怒未怠其十年乎不十年王弗召也

滑人叛鄭 僖二十年滑人叛鄭而服於衛夏鄭公子洩堵寇帥師入滑

富辰請召王子帶 僖二十二年富辰言於王曰請召大叔詩曰協比其鄰昏姻孔云吾兄弟之不協焉能怨諸侯之不睦王說王子帶自齊復歸於京師王召之也

襄王以狄伐鄭

以狄女為后大叔以狄師攻王王使告難 僖二十四年鄭

之入滑也滑人聽命師還又即衛鄭公子士洩堵俞彌帥師伐滑王使伯服游孫伯如鄭請滑鄭伯怨惠王之入而不與厲爵也又怨襄王之與衛滑也故不聽王命而執二子王怒將以狄伐鄭富辰諫王弗聽使頹叔出狄師夏狄伐鄭取櫟王德狄人將以其女為后富辰諫王又弗聽甘昭公通於隗氏王替隗氏頹叔桃子曰我實使狄狄其怨我遂奉大叔以狄師攻王王御士將禦之王曰先后其謂我何寧使諸侯圖之王出適鄭處於氾大叔以隗氏居於温冬王使來告難曰不穀不德得罪於母弟之寵子帶鄙在鄭地氾敢告叔父臧文仲對曰天子蒙塵於外敢不奔問官守王使簡師父告於晉使左鄢父告於秦

晉侯納王

僖二十五年春秦伯師於河上將納王狐偃言於晉侯曰求諸侯莫如勤王諸侯信之且大義也繼文之業而信宣於諸侯今為可矣使卜偃卜之吉晉

侯辭秦師而下三月甲辰次于陽樊右師圍溫左師逆王夏四月丁巳王入於王城取太叔於溫殺之于隰城戊午晉侯朝王王享醴命之宥

天下之事遠近隱顯之所在初未嘗有定名古非遠也今非近也古之事非隱也今之事非顯也惟吾心之所見如何耳今之所謂甚近而易見者莫如身之所親歷也惠王身被子頹篡奪之禍而復寵子帶鄭伯身見子頹徧舞之僭而復奏備樂襄王身經子帶召戎之變而復親戎狄身遇之而復身蹈之何耶人心蔽於此者怠

於彼惠王蔽於愛故雖近被簒奪之害已如異世而忘之矣鄭伯蔽於侈故雖近見徧舞之僭已如異世而忘之矣襄王蔽於忿故雖近經召戎之變已如異世而忘之矣是三君者心一有所蔽雖耳目之所親接者視之惘然如異世事況欲責紂使鑒數百年前之桀責幽厲使鑒數百年前之紂難矣哉故嘗論之心有所蔽則以令為古心無所蔽則以古為今是何也心有所蔽則觸情縱欲舋 在前而不見戮在後而不知身所親歷曾未

踰時若醉若夢視之猶太古洪荒之世不復省録此以今為古也惠襄鄭伯之類是也心無所蔽則六通四闢合千載為一朝合萬代為一世與古聖賢更相授受更相酬酢於無聲無臭之中和同無間此以古為今也舜文若合符節之類是也以古為今以今為古特在吾心之通與蔽耳昌當有定名哉嗚呼人心不可有所蔽也處當世之事而蔽於私情則雖易見之禍有不能見焉論異世之事而蔽於陳迹則雖易見之理有不能見焉

惠襄鄭伯既蔽於私情而不能見其禍矣後世論之亦未免蔽於陳迹也自其迹觀之則鄭伯首倡納惠王者虢公從鄭伯而納惠王者鄭功大而惠王反薄之虢功小而惠王反厚之世皆疑惠王待鄭之薄也襄王以狄伐鄭富辰固諫之襄王召子帶富辰實導之能見狄之禍而不見子帶之禍世皆悔富辰導子帶之失也惠王失位於齊桓伯諸侯之時襄王失位於晉文伯諸侯之時納襄王者在晉而納惠王者不在齊世皆咎齊桓之

納王綏也揆之以理則惠王之待鄭薄本無可疑富辰之召子帶本無可悔齊桓之緩於納王本無可咎是豈有難見之理哉兩人交訟其行賂多出於理之曲者蓋恃直則不必賂也鄭恃功之大而守其常虢慊功之小而獻其諂功已往而易忘諂方至而易惑此惠王之所以厚虢而薄鄭歟劉文靖裴寂俱唐室功臣然首建大義皆文靜之謀非寂敢望也高祖厚寂而薄文靜者文靜以其功寂以其諂耳見唐史本紀人情豈相遠哉故曰惠

王之待鄭薄本無可疑兄弟當親戎狄當疎子帶之不可絶政如戎之不可通也富辰教襄王親其所親疎其所疎本無二説使襄王納其諫而不與狄通則子帶何自而成其惡乎茍與狄通雖無子帶猶不免於亂也自古與外裔共功者未有不爲其反噬唐之回紇回紇本匈奴高車部也安祿山反肅宗藉其兵力收復兩京自是恃功時入寇邊晉之契丹五代晉高祖以河東節度使假契丹援舉兵滅唐而據其位割幽燕十六州之地與契丹而臣事之出帝即位不肯稱臣於契丹契丹大怒遣使責讓後大舉入寇出帝北遷始借其力終罹其患彼二國者亦

豈有子帶之釁召之邪爲襄王者當以與狄通爲悔不當以召子帶爲悔也故曰富辰之召子帶本無可悔天子猶父也諸侯猶子也父有難一子居近而能救之爲諸子者幸其父之免足矣何必競其功耶齊桓伯天下鄭虢納王而齊桓未嘗爭其功當是時風俗猶厚也及襄王之出晉與秦俱欲納王晉文辭秦師而獨擅其功外傳記子犯之言曰君盍納王若不納秦將納之則失周矣何以求諸侯是猶一子欲專救父之名拒諸子使

不得前其心不在於父而在於名安得為孝乎吁亦薄矣然則齊桓晉文孰為咎耶故曰齊桓之緩於納王本無可咎後世之論疑其所不當疑悔其所不當悔咎其所不當咎

鬻拳兵諫莊十九年鬻拳强諫楚子楚子弗從臨之以兵懼而從之鬻拳曰吾懼君以兵罪莫大焉遂自刖也楚人以為大閽謂之大伯使其後掌之君子曰鬻拳可謂愛君矣諫以自納於刑刑猶不忘納君於善

古今以人君拒諫為憂吾以為未知所憂也首人君之

惡者拒諫居其最置是而不憂將何憂曰君之拒諫可
憂而非人臣之所當憂也君臣同體君陷於惡臣不為
之憂將誰憂曰君有君之憂臣有臣之憂未聞舍己之
憂而憂人之憂者也人臣之憂在於諫之未善不在於
君之未從諫之道難矣哉誠之不至未善也理之不明
未善也辭之不達未善也氣之不平未善也行之不足
以取重於君未善也言之不足以取信於君未善也坐
以待旦夜以繼日其所憂者惟恐吾未盡諫之之道亦

何暇憂其君之從與拒乎不憂術之未精而徒憂病之難治天下之拙醫也不憂筭之不多而徒憂敵之難勝天下之庸將也臣之納諫者茍尤君而不尤已不導君而使自從徒欲强君而使必從其流弊終至於鬻拳脅君而後止耳鬻拳豈欲脅君哉告而不聽故出於强强而不聽故出於脅君愈不聽而愈求之於君曾不知反吾納諫之道盡歟不盡歟諫吾職也聽君職也吾未能盡其職乃欲越其職以必君之聽其可乎祭在人饗在

神諫在臣聽在君有孔子而魯不治者諫在孔子而聽在魯侯也有孟子而齊不治者諫在孟子而聽在齊王也孔孟急於救世豈在鬻拳下乎然寧坐視齊魯之失道終不肯强齊魯之君者盡臣之職而不敢越臣之職也鬻拳之事君其視孔孟未能萬分之一而遽欲脅君乎當鬻拳臨楚子以兵及其拒楚子不納也幸楚子不以為忤耳茍楚子之不從吾不知鬻拳何術以繼之乎使是時不幸為楚子所誅則陷於逆亂其心迹終無以

自見於後世矣鬻拳亦知其不可繼自謂吾心忠而迹逆心順而迹悖故以刖足之心明吾兵諫之迹後世欲學吾之兵諫盍學吾之刖足吾之刖足不可學則吾之兵諫亦不可學也聖人之道欲後世之皆可學鬻拳之道欲後世之不可學何其與聖人異耶先之以稱兵後之以刖足壞於前而收於後閉於前而閉於後隨作隨救焦然不寧吾恐聖人之舉事不若是之煩且勞也道有樞言有會柁移則舟轉輪運則車行夫豈在於用力

耶古之人固有廣厦細旃之上從容片言基治平之原者固未嘗動聲色費辭說也牽裾折檻已為下策況動干戈於君側耶荀卿儒之陋者也其論諫諍輔拂乃曰自能率羣臣百吏相與強君君雖不安不能不聽遂以解國之大患謂之輔拂之說見荀子臣道篇即鬻拳之說皆欲以力強其君者也匹夫所恃以動萬乘者道存焉耳荀欲與君較力是丐者與猗頓較富也危矣哉

陳敬仲辭卿飲桓公酒莊二十二年陳公子完奔齊齊侯使敬仲為卿辭曰

羇旅之臣幸若獲宥及於寛政赦其不閑於教訓而免於罪戾弛於負擔君之惠也所獲多矣敢辱髙位以速官謗請以死告詩云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使為工正飲桓公酒樂公曰以火繼之辭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不敢君子曰酒以成禮不繼以淫義也以君成禮弗納於淫仁也

人之嗜進而不知止未有不由子孫累者一身之奉易足也一身之求易供也其所以嗜進而不知止者特欲為子孫無窮之計耳吾身不能常存主眷不能常保身未没眷未衰之時厚集權寵以遺後之人一失此機子

孫將何所庇乎此所以爵愈高而心愈躁祿愈豐而心愈貪也陳氏之在齊其子孫莫强焉竊意敬仲入齊之始其所以遺子孫者必甚厚反覆考之則大不然人皆求權位以遺子孫齊桓公使之為卿位既高矣而敬仲辭之人皆結眷寵以遺子孫齊桓公飲其家至欲繼之以燭寵亦深矣而敬仲又辭之敬仲雖安於恬退曷不少享齊公之美意以為子孫之託耶嗚呼是乃敬仲深託其子孫於齊也人之所以求多位與寵者不過欲子

孫用之不盡耳抑不知吾盡取其位安得餘位以遺子孫乎吾盡取其寵安得餘寵以遺子孫乎敬仲所以不處齊卿之位者恐其位之盡也不當夜宴之寵者恐其寵之盡也齊敬仲每有不盡之恨故其子孫亦每有不盡之澤是辭一卿之秩而開一世之基辭一夕之宴而得數百年之眷深矣哉敬仲託其子孫於齊也至於田和席敬仲之業既滿而溢簒竊齊國六七傳而遂亡以損而興以滿而滅豈非盈者天地鬼神之所共惡耶

君子之立朝使君有憮心則可使君有厭心則不可樂歲之肉如藿凶歲之藿如肉富家之帛如布貧家之布如帛貴生於不足而賤生於既足也勢盈位極為君所厭身且不保而况子孫乎宋劉湛之事文帝其始帝與語視日早晚惟恐其去其後亦視日早晚惟恐其不去文帝既厭湛而湛獨寵冒宜其不免於誅也見南史劉湛傳使湛當文帝惟恐其去之時翻然引去則文帝之與湛常有無窮之思是知愛極則移高極則危由古至今用過

其量見險不止未有能全者也用過其量者固召釁而集禍矣彼人與位相稱者其可以無慮歟曰亦未可以安枕而卧也謝安之隠東山也晉國慕之惟恐其不起也及其既出高崧謂之曰卿高卧東山諸人每言安石不肯出將如蒼生何蒼生今將如卿何安有愧色見晉謝安傳蓋天下望安之出久矣一旦為蒼生而起則寒者求衣飢者求食不獲者求得令之責我者皆昔之慕我者也未出則為人所慕既出則為人所責未出則人恐失

我之賢既出則我恐失人之望憂樂勞逸豈可同日而語耶然則用過其量者固為不可語人與位相稱者亦未易處也

左氏傳議卷七